

厦门朝天宫道教文丛



道教与女性

詹石窗◎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厦门朝天宫道教文丛



道教与女性

詹石窗◎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教与女性/詹石窗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9

ISBN 978-7-80254-297-6

I. ①道... II. ①詹... III. ①道教-关系-女性-研究 IV. ①B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8077 号

道教与女性

詹石窗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09(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雪梅

版式设计: 高秋兰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3.75 印张 100 千字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297-6

定 价: 26.00 元

厦门朝天宫道教文丛编委会

顾 问：陈耀庭

主 编：詹石窗 郭汉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林凤燕 郭汉文 黄永锋

傅幼妹 赖月香 詹石窗

总 序

中国是道教的故乡,道教是中国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中国,就没有道教的产生空间;没有道教文化,中国社会就会像日常生活少了“酒”与“茶”一样没有味道和境界。

大家知道,“酒”的发源很早。最初的“酒”写作“酉”,它是用来治病的,所以医生的“医”在上古时期曾经写作“醫”,底下有个“酉”,就像酒坛的样子,表示在关键时刻要用“酒”才能治好人的疾病。在健康的时候,人们往往不会想到医生;但生了病,尤其是重症,医生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中国古代,“医”的功能不仅在于治疗人的疾病,也负责公共保健和社会治理。因为“医”字当中有个“矢”,这就是箭头,人们常说“有的放矢”,反映的就是上古时期通过射箭来增强体魄的情形,也表示无病时锻炼身体、加强防卫的状况。

在古时候,能够为人治病的人就是“有道者”;反过来看,“有道者”一定能够给人治病。就传统而言,

“有道者”给人治疗的范围非常广泛,小的方面包括个人的感冒发烧、脾胃不和,等等;大的方面包括社区不宁、国事不顺,等等。所谓“下医医人,上医医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相传五千年前,我们的先祖黄帝有段时间不太注意个人养护,他放纵了耳目,娱乐过多,面容憔悴,身体乏力,不能履行作为帝王管理社会的职责。在苦闷的时候,黄帝到崆峒山向一位有道者广成子请教治身与治国的理论方法。开头,广成子不搭理黄帝,因为黄帝没有虔诚的态度。黄帝返回,苦苦思索,依然不得要领。在这种情况下,黄帝再次来请教广成子,这回黄帝非常谦卑,广成子感觉黄帝真的要学习治身、治国的大道,就把精微之道传授给黄帝。依照广成子的指点,黄帝注意日常生活起居。黄帝从深宫移居外廷就寝,有一天梦见自己神游华胥氏之国。于朦胧之中,黄帝感受到在那个国度里,人们的生活顺应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虽然简单朴素,但却活得自在,没有精神负担,所以一个个都很健康,甚至保持着原初的许多神功异能,他们可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令人惊叹。黄帝醒来之后,突然领悟了广成子曾经暗示的“自然专一”之道,他以此治身,逐渐恢复了健康。又以此“自然专一”之道治国,据说过了二十八年天下大治。黄帝故事所表征的其实就是以道养生、以德治

国的精神。

黄帝的养生治国精神到了西周晚期,由老子继承并发扬光大。作为一位饱经沧桑的先圣,老子给后人留下五千言《道德经》的思想旨趣归根结底就是养生与治国两者相一致。经文中提出的“道”以其充满哲理睿智而流传千古,直到今天我们在生活中常常问起“知道不知道”,显示了老子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血液永远地流转于中华民族的社会精神脉管之中。《道德经》虽然没有使用“医”或者“医生”的字眼,但可以说通篇蕴藏着“医道”的智慧;虽然没有使用“酒”字,但仔细品味,就会感受到处处迸发出济世救人的清醇酒香,难怪东汉末道教领袖——“正一盟威”天师张道陵以《道德经》教授百姓的时候,道教组织中的领导骨干称作“祭酒”,道教组织的传播地域称作“治”,每个“治”的头领称作“治头大祭酒”。天师张道陵所创立的“正一盟威之道”俗称“五斗米道”,也称“天师道”,后来就称作“正一道”。值得注意的是,早期道教所谓“祭酒”或者“治头大祭酒”并不是倡导人们喝酒,而是通过以“酒”祭祀神明的仪式来表示信仰的高尚、纯洁和神圣。这种以“酒”祭神的仪式具有净化心灵的功能,所以张道陵所统领的“正一盟威之道”的骨干们为人治病是要举行仪式的。与此同时,前来接受治疗的病人还必须在神明前“思过”和“忏悔”,这又有道

德治疗与社会治疗的意义。

在传统道教中，“酒”主要用以祭祀神明，但也作为治病的药引。至今，四川省青城山的道教依然传承着的“洞天乳酒”就是一种药酒。可见，在道教中为了治病养生是允许适量饮用药酒的。素有“酒仙”之称的天才诗人李白是一个虔诚的道教信徒，他特别喜欢《道德经》，在酒酣之际，常常引吭高歌，将《道德经》的自然道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从他身上，我们不难发现道教的酒神品性，这就是“人性自然，全神贯注，激发能量，启迪智慧”。李白的诗歌之所以充满想象力，给人以无限遐想，就是因为他深得道教酒神的“三昧”魂魄。

当然，我们以“酒仙”李白为例来说明《道德经》的影响并非倡导大家没有节制地纵性饮酒，而只是表明在“大道传统”中包含着一种可以治疗疾病和激发生命能量、安宁社会的深邃精神。领悟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够汲取道教的文化营养，逐步完善自我人格，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做到神静气定，积极向上。

在道教文化中，不仅凝聚着济世救人的酒神力量，而且传递着一种特有的“茶香”。金丹派南宗五祖白玉蟾先师曾经写有《茶歌》。他在这首长诗中吟唱：“绿云入口生香风，满口兰芷香无穷。两腋飏飏毛窍通，洗尽枯肠万事空。君不见，孟谏议，送茶惊起卢仝

睡。又不见，白居易，馈茶唤醒禹锡醉，陆羽作茶经，曹晖作茶铭，文正范公对茶笑，纱帽笼头煎石铫。素虚见雨如丹砂，点作满盏菖蒲花。东坡深得煎水法，酒阑往往觅一呷。赵州梦里见南泉，爱结焚香淪茗缘。吾侪烹茶有滋味，华池神水先调试。丹田一亩自栽培，金翁姹女采归来。天炉地鼎依时节，炼作黄芽烹白雪。味如甘露胜醍醐，服之顿觉沉痾甦。身轻便欲登天衢，不知天上有茶无？”玉蟾祖师在这篇“茶”的颂歌中列举了历史上许多名人饮茶的典故，其中有孟谏、卢仝、白居易、陆羽、曹晖、范仲淹、苏东坡等唐宋诗文大家，这些文人雅士可以说都是嗜茶如命，甚至连做梦也在煮水泡茶。通过这些历史典故，玉蟾祖师表达了自己对茶的欣赏，描述了喝茶时的切身感受，而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以饮茶为意象，暗示道教内丹神功的法门，表达了自己以饮茶为丹道的神妙境界。

其实，倘若我们深入道教文化的宏伟殿堂，静心地阅读其中的经典文献，欣赏妙手神工式的各种艺术品，我们也能够体验到令人如痴如醉的“茶韵”。无论是妙笔生花的诗词曲赋，还是龙飞凤舞的书法精品，无论是模拟自然节律的啸咏咒术，还是表征天上北斗运转轨迹的洛书禹步，都蕴含着一种“神茶”境界的雅兴。从这个角度上看，道教文化可以看做是给人造就飘飘欲仙的“茶境佳品”。虽然是素朴的，但喝了这种

经过数千年升华的甘露茶,你一定回味无穷。

在今年夏天海南的一次道教沙龙会议上,有学者指出:道教给人信念,道教给人健康,道教给人和睦,道教给人幸福,道教给人智慧,道教给人快乐。这几句简练的话可以说对道教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作了很好的概括。我们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正是由于道教文化在当今社会依然有现实的积极作用,我们组织了这套“文丛”,其内容将包括对道教一些重要经典的现代解释,也包括一些专题探讨、故事传说等。如果这套“文丛”能够对读者健康而快乐地生活有所帮助的话,那就是我们最为高兴的事。

郭汉文 詹石窗

谨识于厦门朝天宫道教文化讲堂

2009年12月2日

前言

“道教与女性”这个题目在我的思想中已经酝酿有年。不过,最初之兴趣,可以说纯属偶然的原因引起。那是1984年,我还在四川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时候,业师卿希泰教授接到了由武汉大学寄来的参加“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的邀请书。卿先生授意要我参加撰写有关道教与《周易》之关系的文章。我即刻搜集材料。就在这个过程中,我翻阅了朱熹的文集,目的当然是要找到有关《易》学的论述。找了半天,虽略有所获,但对于写作帮助并不太大。倒是朱熹在漳州当知府时发出的一个劝说女道士还俗的榜文引起我的注意。榜文大意是说:自从朱熹上任漳州知府以来,他看到了相当多的妇女离家入庵修道,而妇女负有生儿育女的重大责任,倘若妇女都弃家入道,生育就成了问题,如此不需百年,便无人种,天地之间尽为禽兽所占领,哪里还能谈得上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社稷之纲纪呢?因此,他告示,从今尔后,妇女不可私自入庵修道。^[1]从这个榜文可以看出朱熹当时的一番苦心,同时也可以推想南宋时妇女入道修行

的社会风气。这使我第一次想到道教与女性的关系问题。

自从看了朱熹关于“劝女道还俗”的榜文之后,虽没有专门去注意这方面的新材料,但于查阅道经之际,每碰到类似或相关的材料,总会引起一番思索。我通读了道教的神仙传记,发现其中女性神仙故事所占的分量不小。像杜光庭的《墉城集仙录》、赵道一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纯属女仙类传,就是其他非传记类道教典籍,也大量叙及女性神仙。可见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正当我对道教与女性问题的研究发生兴趣时,法国巴黎大学一位研究道教的女博士——卡特林·德斯珀女士访问了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作为该所的一名研究生,我理所当然参加了座谈会。双方各自谈了研究现状,在会上,卡特林女士兴致勃勃地介绍了她的主攻方向即是有关女性神仙的发展脉络问题。她的主要工作首先是整理资料和翻译,这当中也包括现实材料的调查。当我们告诉她,四川省的青城山有一批年轻的女性在那里修道时,她于第二天一早即前往该处调查去了,一去就是一个多星期。在与卡特林女士的短短座谈中,虽然并未真正了解到她在道教与女性问题上的具体研究状况,但她对这一问题的注意程度和热情,却是过去我们所未达到的。如果说,在

与卡特林女士的交谈中也得到某种收获的话,那就是她热情促使我对道教与女性的关系问题作进一步的思索。

至于我就这一问题开始动笔写作,则是在吴昊的一篇文章启发下进行的。1986年初,正是寒假的时候,我从成都回到福州。我随手翻阅了家人订的《中国妇女报》。又是偶然地读到一篇与我的研究课题有关的文章,那是该报于1986年1月27日发表的署名吴昊的《“愚公移山”补》(以下简称《补》)的文章。在《补》文中,作者首先谈了自己读元旦社论之后所受到的启发和感触,接着便引经据典来论证“愚公移山”寓言中的主角——愚公忽视妇女作用的观点。《补》认为,愚公回答智叟问题时没有提到妇女;挖山不止,靠的力量仅仅是子子孙孙,这不全面,必须在“子子孙孙”的后面补上“男男女女”。《补》还说补上这几个字,记载“愚公移山”寓言的作者列御寇当是不会怪罪的。从其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补》不仅批评了“轻视妇女”的愚公,而且间接地批评了道家人物列御寇。因为愚公既然“忽视”了妇女,对愚公精神大力宣传的道家人物列御寇岂不是也“忽视”妇女么?《补》这种观点与我的想法实难相合。不知何故,总是接受不了。本来可以一看了之,但因涉及我的研究范围,所以情不自禁又引起一阵思考。《补》作者对于元旦社

论的学习固然是很认真的,钻研的精神也是很宝贵的,但如此之补是否就可以誉为美事呢?揣摩一下,不由得感到《补》首先在文字理解上就存有问题。因为“子子孙孙”本身就包含了男男女女的意思。古代所谓“子”,不仅指男的,也指女的,早在先秦就有“女子”之称。《庄子·逍遥游》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所谓“处子”就是“处女”。再如《易》学讲乾坤生“六子”——震、坎、艮、巽、离、兑,其中有“三子”就是女性之象征。古代还有称妻子为“内子”的。可见,古文献中“子”这个概念包括了男女两个方面。“子”的含义如此,“孙”的意思便不言而喻了。再说,就思想内容而言,亦看不出《列子》有轻视妇女的意思。

《“愚公移山”补》关于愚公忽视妇女的观点虽然不能令我信服和为我所接受,但是,毫无疑问,这一篇文章却成为一种动力,激发我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一时,我居然成为一名“妇女学”的业余爱好者,读起这方面的其他著述来了,尤其是中国妇女史方面的论著更使我感兴趣。不过,我毕竟不是一个正规研讨妇女史的人。大概因为我是读哲学的,所以在非哲学领域中的涉及,总还是离不开哲学的思考。我沿着“愚公移山”寓言与妇女问题这一条线追索下去,进而探讨整个先秦道家与妇女的关系问题,最终归到



了道教与女性关系问题。经过研究,我感到,不仅愚公没轻视或忽视妇女,整个先秦道家亦不存在轻视或忽视妇女的问题;相反,倒是儒家比较轻视妇女,而道家^[2]则相对比较尊重妇女。于是,我陆续写下了一些杂记,并整理几篇文章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譬如《道教尊奉西王母》、《道教与女性崇拜》等。这本小书,可以说是以往研究的继续。

道教与女性关系问题的研究,这不仅对于了解道教对女性的态度有意义,甚至对于认清道教的性质、明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脉络,都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因为道教作为我国独特的一种宗教,它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道教崇拜女神与女仙,这与先秦的宗教神话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女性、雌性、阴性、月亮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互相替用。所以,女性崇拜又与主阴的观念不谋而合;而主阴的思想,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因此,探讨这个问题,又有利于我们对道教的思想核心以及民族意识的根源的了解。

必须指出,道教与女性的关系问题不能仅归结为对待女性的态度问题。实际上,态度问题不过是一个出发点罢了。作为一种交叉学科的研究,“道教与女性”的课题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它涉及宗教、神话、心理学、美学、民俗学、伦理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换言之,这一课题乃是以道教与女性的关系作为中心

线索,对文化传统所进行的一种哲学思考和综合研讨。

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

第一方面,研究女性崇拜的起源及其在道教中的沿袭和发展。笔者以为,在先秦(公元前221年之前)即存在女神崇拜与女仙崇拜两种表现形式。后来,由于交往圈的扩大以及神话传说的模糊性,心理、伦理、审美的种种原因,女神崇拜与女仙崇拜发生了融合。道教不仅继承了带有融合特征的女性崇拜的观念和仪式,而且对此有了很大发展。这既表现为女性神仙形象的变化,又表现为女性神仙队伍的扩大。而这一切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发生广泛影响。尤其是民间传说和文学艺术更受到深刻的渗透。

第二方面,研究道教与女性修行的关系。在这其中,先要论述修行的名义及缘起;接着分别从道教伦理学说和养生健身美容术方面,探讨女性修行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尤其要考察女性修行的要籍《女丹合编》等书中的多种女性气功及美容术的来源、特点、思想意蕴和具体实施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总体,道教是相当复杂的,它虽然继承了古老女性崇拜的传统,创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女神女仙形象,提出了一整套女性修行的

方式和程序,但在神仙体系中还有规模庞大的男神队伍,就是在修行问题上,其来源也是杂而多端的。特别是到了中后期,忠君和男权的意识色彩更为浓厚。所以读者千万不要误会,把女性崇拜当做道教的唯一宗教意识。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业师卿希泰教授、黄寿祺教授、刘蕙孙教授、薛晨曦先生曾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并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线索,谨此志之,以表敬谢之意。

道教与女性关系之研讨,在当今,不论就国内而言还是就国外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我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工作也不过是一种尝试,欢迎诸位读者批评指正。

注释:

[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劝女道还俗榜》。

[2]从广义上看,东汉开始的道教也称道家。